

最后的女匪

徐大辉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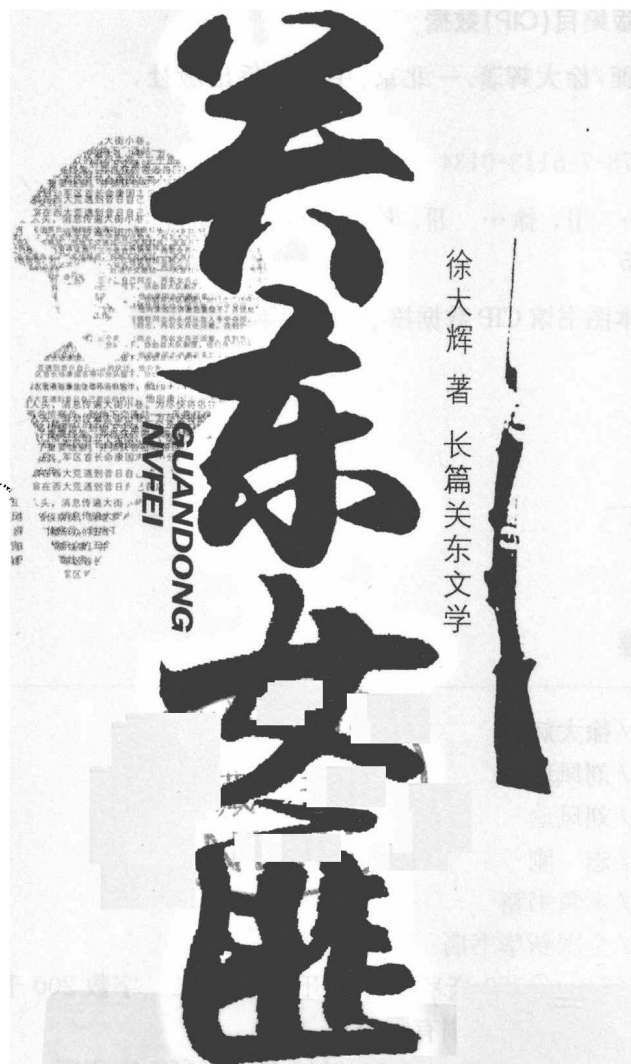
关东女匪

GUANDONG
NYFEI

关东女匪
徐大辉著
中国华侨出版社
ISBN 7-80180-111-1
定价：25.00元

长篇关东文学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

中國華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关东女匪/徐大辉著. —北京:中国华侨出版社,
2009. 11

ISBN 978-7-5113-0134-5

I. 关… II. 徐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92904 号

●关东女匪

著 者/徐大辉

策 划/刘凤珍

责任编辑/刘凤珍

责任校对/志 刚

装帧设计/木鱼书籍

经 销/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/710×1000 毫米 1/16 开 印张/18 字数 200 千字

印 刷/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/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/ISBN 978-7-5113-0134-5

定 价/30.00 元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安定路 20 号院 3 号楼 305 室 邮编:100029

法律顾问:陈鹰律师事务所

编辑部:(010)64443056 64443979

发行部:(010)64443051 传真:(010)64439708

网 址:www.oveaschin.com

e-mail:oveaschin@sina.com

目录

- ✱ 第一章 头颅悬挂城门 / 001
- ✱ 第二章 夜入交通站 / 014
- ✱ 第三章 蹊跷的死者 / 040
- ✱ 第四章 寻找女兵线索 / 054
- ✱ 第五章 敌营卧底计划 / 067
- ✱ 第六章 发现告密者 / 080
- ✱ 第七章 夜擒狗馱子 / 093
- ✱ 第八章 消息如晴天霹雳 / 107
- ✱ 第九章 罪恶的始作俑者 / 120
- ✱ 第十章 匪巢第一夜 / 133
- ✱ 第十一章 跟踪进入深山 / 149
- ✱ 第十二章 擒获警察局长 / 162
- ✱ 第十三章 葬马突袭成功 / 176
- ✱ 第十四章 特殊使命小分队 / 189
- ✱ 第十五章 女兵柳砚冰 / 202
- ✱ 第十六章 西大荒影绰匪迹 / 215
- ✱ 第十七章 多条线索证明一个事实 / 230
- ✱ 第十八章 等待冰雪融化 / 244
- ✱ 第十九章 两个女兵大结局 / 257
- ✱ 尾 声 / 282

第一章 头颅悬挂城门

五只柳条筐悬挂在三江城楼上，里面装着五颗人头，有的还在滴着血。消息迅速传遍大街小巷，城东门下人越聚越多，今日又逢农贸大集，四面八方赶来的人聚在城楼下围观。

人头挂的位置很高，再好的眼神也看不清面目，还是有眼力好的人说：

“是外乡的，不是本地人！”

人群中议论纷纷：

“定规（一定）犯了啥事！”

“啥事？他们是干什么的？犯了啥法？”

“杀了五个，一巴掌人啊！”说话的人举起右手，比划着，“一次杀这么多人……”

“他们到三江来干啥？”

“谁知道呢！”

“砍头……”

处决犯人砍头已是大从前的事情了。男人梳辫子的时代，三江还有刽子手这个职业，斩人用大砍刀，对罪大恶极的人犯斩首示众。如今毕竟是 1945 年的秋天了，改良旗袍已在北方小街上流行，刀斩改成枪毙，谁还砍头呢？

“官府呗，不然能挂到城门上？”

三江的警察就站在城楼上，除非官府杀人谁准许挂在那上面？

“不对呀！可是这乱巴地（无政府）的时候……”

“谁说乱巴地？”

“有？县长是谁？”

没人能说上来县长姓甚名谁，甚至说不上是哪一派人掌权当政。

关东女匪

长篇关东文学

满洲国倒台了，刚搭秋天的边儿，三江权力出现短时的真空，敌伪残余势力拼凑地方维持会。接着来了最受老百姓欢迎的人，他们反奸清算，处决了一批罪大恶极的伪警、匪首……后来才知道他们是抗日根据地来的人，接着苏联军队来了，不久从抗日根据地来的人撤走，国民党接收大员进入三江，还来了一个团的正规军。

枭首示众的事就发生在这个特殊时期。

“肯定成立了县政府，哪伙人掌权可说不好。”有人说。

“一定得罪了什么人。”

“得罪谁？”

“还用说嘛，定保是大人物。”

“小鬼子土豆搬家——滚球子啦，三江还有什么大人物？”

日本人统治三江十几年，手握生杀予夺的大权，百姓心中他们才是大人物，投降滚回家，所以说三江还有么大人物。

谁杀了他们？是议论的焦点。知道谁杀死他们，大概就能推断出原因，再从原因推断出被杀者的身份。

“看不见穿戴……。”

“只是一个脑袋，哪有啥衣物，连一寸布条都没有。”

“就算有衣服，挂得那么高，谁看得清，是男是女都看不出来。”

警察的刺刀在秋天里跳跃着血色，太阳很红。

“看啊！”有人大喊道。

众人抬头望去，带枪的人顺着城墙竖下来一块白布，上面写有字，带枪的人不是军人，是警察。

“写的什么？”

很多人不识字，白布上只有三个字，还是有许多人不认得，应了那句老话：满街贴告示，还有不认得字的。

白布上写着极不通顺的一个词：匪八路。

三江人对这个词汇不及关内人清楚，觉得很新并不知其意。匪并不陌生，土匪最熟悉不过，大股小绺，一人单搓（一人为匪）的都

有。也不全叫土匪，多称胡子。这匪八路又是什么？

五个被杀的人是八路，驻守三江的中央军 113 团这样称呼，人肯定是他们杀的了。也算有了答案。

“走吧，赶集去！”

人们进城去，城门大敞开，进出都需遭到军警盘查。赶集的人有三种，卖东西的、买东西的和既卖东西又买东西的，属于以物易物互通有无的那种。譬如高粱换绳套、獾子皮换犁铧……大到换牛换马，小到针头线脑。卖的东西里最显眼的是柴火。三江城多平房，住火炕，平头百姓烧不起煤，日本人才烧煤，像吃大米一样^①。柴火交易是每次赶集的重头戏，柴火分软硬，卖上价的硬柴火，如干树枝子、劈柴样子、葵花杆，软柴火如耙搂的毛烘（燃点很低的柴草）不值几个钱卖给穷人。

“仔细检查柴火车！”一个班长说。

兵们检查柴火车，端着刺刀朝柴火里猛戳，跟战场上拼刺刀一样，每车柴火都捅一遍。

“真是吃饱撑的！”赶集人私下抱怨道。

“可不是撑的，找人。”

“找人？找谁？”

说话的人指下门楼，又指向河的北岸，低声说：“防备那边的人进城来。”

“八路？”

“嗯，他们说的匪八路。”

清河紧贴三江县城亮子里流过，几十年后它便从市区中穿过了，三江变市，人口、城区像发面一样骤然膨大，成为几百万人口的地级市。再说河北岸，多被理解成三江的一个区。六十多年前不同，清河

^① 伪满地方法规规定：伪满洲国平民不准吃大米，捉住按经济犯处理。

关东女匪

长篇关东文学

北岸则是荒凉地域，是我们故事的背景。

三江地区有一首广为流传的老歌谣：

拉大锯，
扯大锯，
姥爷家门口唱大戏。
接闺女，
请女婿，
小外甥，
也带去，
问你愿意不愿意？

三江地区的孩子们无论穷富，他们都听过这首歌谣，男孩女孩对坐拉手一推一送如拉锯状。如果用它来形容 1945 年的秋天情形，那么主角就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军队，拉锯的区域是清河北岸的地区，包括一个较大村庄，村名叫三不管。历史上怎么个三不管不讲，时下的三不管，即河南岸驻军不管，村北的双山镇八路军（时称东北人民自治军）也不管，其实不是不管，是双方都未驻守的“公海”，真实的情况是你来我走，你走我来，避免正面撞见，形成了拉锯状态。一般的情况下，国民党的军队白天来晚上回去，东北人民自治军晚上来，白天回去。双方做什么？是不是都与粮食有关？三不管是两百多户的大村子，种着肥沃的河套地，盛产铁杆庄稼玉米，和稀奇美味大米。三江人祖辈守着清河只会种旱田，而不会种水田，日本人开拓团在这里种水稻，人们才惊叹此地竟然能长出这金贵东西。

“国志同志，交给你一个特别任务。”军区三号首长亲口向时任西满军区侦察处长的康国志交代，“在三不管村失踪的五名同志，有了消息。”

康国志红肿的眼睛突然睁大。他带人侦察三天，得知因村民狗馱子告密，五名同志被驻守三江的国民党军队巡逻队逮走，其他情况还不清楚。他望着三号首长，心急地问：

“首长，他们……”

三号首长表情异常凝重，望着窗外一棵老树朝下飘落叶子，霜打后的叶子淡黄色。他说：

“刚接到情报，他们……都牺牲了。”

“啊！”康国志脑袋嗡地一下，五人都是他的战友，其中还有他的恋人李秀娟，他嘴唇颤抖着问道：

“都牺牲啦？”

三号首长点点头。

战斗中一位位战友牺牲，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，战争还未结束。悲痛冰棱一样猛扎康国志的心，李秀娟的牺牲对他的打击更大。

“国志，他们的首级挂在三江城门楼上，我们要把他们取回来！”三号首长语调沉重道，“不能让他们暴尸……”

康国志猜到自己的任务，带人去三江县城，从城门楼上取回战友的首级。他说：

“我一定接他们回来！”

三号首长交给康国志的具体任务是，首先侦察清楚城门楼的兵、警守卫情况，夺回牺牲同志的头颅，如果能找到遗体力争一并带回。第二个任务是查清烈士们牺牲的经过，确定谁是凶手。第三，追捕狗馱子。

“你们的行动一定不会很顺利，但是，不管怎样难，也要早一天，早一时，把他们接回来。”三号首长语气坚定道。

“是！”

“你先带两个人进城，人你在侦察处里选。”三号首长说。

康国志选了两个人，说：“常文清和猛鸷（鹰）。 ”

关东女匪

长篇关东文学

“好！缜密做好行动计划……”三号首长批准人选，讲到面临的严峻形势，“你们进入的不仅仅是敌占区，是龙潭虎穴，危机四伏。”

“明白，首长。”

“进到亮子里，到我们的交通站……”三号首长说，三江地下交通站建立多年，为抗联搜集大量情报，始终没有遭到敌人破坏。他说，“朱汉臣配合你。”

亮子里天意杠房^①经理朱汉臣，康国志同他联系过，他们熟悉。

“你们就住在杠房里，朱汉臣已经安排好了。”三号首长说，“伪满时期，日本宪兵队豢养、培植了大量的特务、嘱托（情报人员），可能再次被敌人利用。以怎样的身份出现你要想好，总之要巧妙。”

“是！”

“今晚你们就过河，连夜进城。没问题吧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注意安全！”

“请首长放心。”

“为便于这次行动，你们三人组成特别侦察队，你的代号为六号。”三号首长说，由于是特别任务，代号既是职务也是称呼，“好，你去准备吧！”

“是！首长。”

康国志回到侦察处，心还在痛苦的药水里泡着，脑海里蹦出五个人头，悬挂在城门楼上，凝结的眸子望着西北方向，轻声呼唤：“接我们回家吧！”

家，部队就是家。他们想回家，只剩下头颅也盼望回家。三号首长讲得明确，无论怎样困难，都要带他们回来。康国志脑海里浮现出和恋人在一起的情景。

^① 杠房：专门经办红白喜事的脚力店铺。最早产生于北京，原是为满洲旗人、贵族服务的，后为民间以营利为目的的服务性行业。

“国志，想什么呢？”李秀娟问。

一对恋人来到军区所在地城镇的郊外河岸边草地，秋天的花朵盛开着，虽然没有夏天那样娇嫩，但仍然不失美丽。

康国志抱着双膝，头抵在上面，她歪头靠在他结实的肩膀上，他始终远眺河对岸。

“问你呢，国志。”

“我在看。”

“看什么？”

“一个镇子。”

“哦，我猜到了，亮子里。”

“是。”

李秀娟听他讲过，老家在东北的三江县，县城叫亮子里，紧靠白狼山，是个商埠古镇。历史上巡防军的一个督军和司令住过这里，白狼山出金子、山参、木耳、榛蘑……她问，“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啊？”

他摇摇头。

“一个亲友都没有？”

康国志凝视远方，河对岸是沙坨子，自然生长的北方白榆，总是给人一种沧桑感。

“很多的树。”她说。

“榆树，白榆。”

河北姑娘李秀娟参军前大学刚毕业。她想到古人的一首诗：天下生白榆，白榆直上连天根。高枝不知几万丈，世人仰望徒攀援。谁能上天采其子，种向人间笑桃李。因问老仙求种法，老仙哈我愚不答。始知此道无所成，还如瞽夫学长生。

其实康国志望不到亮子里，离西满军区所在地一百多里。踏上这方土地，他不能不想亮子里。值得回忆的东西很多，包括河水一样流走的童年。有一个女孩他忘不了，她叫董旋子，他对李秀娟讲她。将一串铜钱穿缀的长命锁放到她的手上，说：“秀娟，它是我对家乡的

关东女匪

长篇关东文学

全部记忆……你帮我保管它。”

李秀娟把长命锁收好，说：“带我去看看。”

“看什么？”

“你家的药店。”

康泰和药店恐怕早已不复存在。日本人统治东北时期，对药店查管很严，取缔一批药店，康泰和肯定在清除之列。

“连遗址我们也难看到。”康国志说。

李秀娟也就是说说，至少目前去不了亮子里，那属于敌占区，待解放后，她可以如愿到恋人生活的地方看一看。

“解放后，我一定同你去……”

“还有二老的墓地。”李秀娟说。

父母已经长眠地下，他们的坟地儿子多年未去。该添些土、烧点儿纸。这么简单的愿望都难以实现。坟地在白狼山中，去那里要从城中经过，轻易不能去敌占区。

“你离开家几年啦？”

“从三江逃到关内眼看十年，离开家的时间更早。”康国志离开家时并没离开三江地区，参加一支抗日队伍，后来辗转到关内。

“报告！”

康国志的回忆被打断，他擦下湿润的眼角，道：“进来！”

“康处长。”常文清进来。

“文清，坐！”

“我刚从乡下回来，处长叫我。”常文清坐下来。

康国志说：“有新任务！”

“嗯，那我猜个七大八（七八成）。”

“噢，你猜猜吧。”

常文清说：“有了狗馱子的线索，我们去侦察……”

康国志表情凝重，说：“柳砚冰他们牺牲啦！”

啊！常文清惊愕。

“敌人砍下首级挂在亮子里东门城楼上。”

“李秀娟呢？”

“也在里边。”

常文清顿然伤起心来，他同李秀娟是同乡，是他介绍她参加八路军的。

“确切吗？怎么会是这样啊！”

常文清砸着自己的膝盖哭起来。一个出生入死的硬汉子，他的伤心落泪更易感染人。康国志终于忍不住了，落下泪来。

“谁干的？”常文清由悲伤转仇恨，复仇的火焰熊熊燃烧，“康处长，我们要为他们报仇啊！”

“文清，三号首长交给我们一个任务，参加这个行动的还有猛鸷，等他来了，我再详细说任务。”康国志努力控制情绪，自己是本次行动的领导者，必须冷静，尽管牺牲的同志中有自己深爱的人，丝毫不冷静都是危险的，他说，“你抓紧处理完手上的事情，今晚我们就出发。”

“哎！”

从西满军区所在地到三江县城亮子里有百多里路程，为节省时间他们骑马到清河边。

“你们回去吧！”康国志三人下马，将马交给护送他们的战士带回驻地，步行进城。

“文清，你找一处合适的地方，我们渡河。”康国志命令道。

“是！六号！”

洒入清河的月光显得清冷，周遭寂静，水边见不到动物们野浴的身影，毕竟是天凉了。

常文清沿着河岸走，找到水流平缓的地方，拾起土块抛向河中。噎！听落水的声音判断河水的深浅。他走回来说：

关东女匪

长篇关东文学

“六号，前边可以。”

来到准备下水的地方，脱掉衣服顶在头上，三个男人泅水过河。他们下河前，喝了几口白酒，增加体温，以抗御寒冷的河水。高度数白酒东北人应用很广泛，譬如驱寒，在寒冷环境中作业，它作为暖身子的东西。又如驱邪，埋葬死人，从墓地回来喝一口白酒漱口；再如壮胆、镇静……游过河的三个侦察员，他们喝上一口酒，河水实在太凉了。

“喝一口酒！”

“六号先来。”

“喝吧，谁先来还不都一样。”

穿上衣服，加之下肚这口烈酒，他们很快暖和过来。康国志问：“文清，土匪管酒叫什么？”

“火山子。”常文清张口就来，他是研究土匪的行家，懂几百句土匪黑话。

酒——火山子，火山岩浆很热。

“土匪喝酒叫搬火山子，酒壶叫火山欢子……”常文清饶有兴趣地说着，他们向亮子里走去。

在哪儿进城，三人边走边研究。

“大门肯定不行。”猛鹫说。

三江县城共设两个城门，就是说有两条平坦大路通亮子里，车车马马必须从城门进出，车轱辘上不了城墙，即使最低矮处车也赶不上去，马也飞越不过去。

“我们从没有路的地方，翻墙进城。”康国志说。

“有这种地方吗？”常文清问。

“有！”康国志说。

小时候，康国志经常跟童年伙伴董旋子出城，多是旋子的主意。旋子是女孩，兴趣却是男孩的，比如喜欢蝈蝈。

“国志哥，北岗子的蝈蝈叫啦。”旋子说。

“没听见啊！”他侧耳静听，北岗子在城外，离得很远自然听不到，“我咋没听到？”

“我们去抓蝮蝮。”

她的号召他总是积极响应，很小的时候就爱跟她单独在一起。旋子皮肤白皙，老吃肥肉，一丁点儿瘦肉都不带的肥肉，吃法有些野蛮，也不符合女孩身份，切得很厚的肥肉片子，拌上大酱，扒拉饭一样扒拉进去，然后到井沿咕噜噜喝下井拔凉水。他问过她：你这么吃肥肉不脑映（恶心）？她说脑映啥，香死人呢！他又问：吃完肥肉喝凉水，你不坏肚子？

她撩起衣襟，露出肚皮拍一下，说很得劲儿（舒服）。康国志第一次看到她的肚皮，很白。第二次看见她的肚皮是12岁那年的夏天，他们到河边洗澡，旋子脱到只剩下小裤衩，她先下到水里喊：国志哥，下来呀！河水很暖和，太阳晒热了河水。

太阳晒热河水的同时，也晒热了昆虫，它们的行为很怪异，不是愤怒毒日头，而是放声鸣唱，蝮蝮就是这样的怪物。

“这是去哪儿呀？”康国志被她拽着，觉得方向不对，“你不去逮蝮蝮？”

“逮蝮蝮，咋不逮？”旋子另一只手举起塔形蝮蝮笼子，说。

装蝮蝮的笼子是他亲手给她做的。做蝮蝮笼子需要技术，药店老板儿子康国志有这手艺，材料有木骨架的，有麦秸的，有席蔑（秫秸皮）的。木、席蔑多做成塔形，麦秸做成葫芦形；木、席蔑做蝮蝮笼子称扎，麦秸做蝮蝮笼子则称拧，工艺有所不同。

“咋不走城门，旋子？”他问。

“绕远。”旋子说，“直接走，近老鼻子（很多）了。”

小时候他随她去认识一条出城路，没想到若干年后用上了。康国志即将沿着那条路走回亮子里，却走不回去童年，生命都给刀子一样的时间削去。

关东女匪

长篇关东文学

“那儿的城墙很矮，又没人看守，只是荒草没踝，很难走。”康国志说，“基本没人走。”

多年前也很少有人走，旋子硬是带他到那里。城墙不高，对旋子来说一翻而过，康国志觉得城墙山一样高。蹿了几蹿，也没上去。

“踩我后背过去！”旋子匍匐在地上，做成矮凳。

康国志迟疑，踩登她的脊背上墙，多少有些不好意思。她能翻过墙，自己没人帮助翻不过去。

“上呀，国志哥。”

康国志蹬上她的后背，很软，像踩在暄软的棉花包上。在他踩上去的时刻，暄软的物体缓缓上升，他抓住了墙头攀上去。

旋子胖胖的躯体竟然羽毛一样轻，忽地一下飘过墙来，他惊讶不已！

抓蝈蝈需要技巧，康国志显得笨手笨脚，觅着叫声走过去，聪明的蝈蝈不是突然不叫了，隐藏在树叶间找不到，要不就是跳下树枝钻入草窠逃遁，有时也飞走。

嘻！旋子笑他。

被女孩嘲笑，康国志心里很不是滋味，他决心逮一只蝈蝈给她看看。桑树上有蝈蝈的鸣叫，他慢慢走上去，见到一只蝈蝈蹲在一片桑叶后边，湛绿的桑树叶又肥又大。他学旋子的样子，猛然上去用手捂住，嗨！感觉手下肉呼呼。

“旋子，我抓到一只！”

旋子跑过来，说：“真的？”

“你看！”康国志手捏着蝈蝈的脑袋，炫耀在她的面前，十分成就感道，“大蝈蝈！”

“哈，哈！”旋子大笑起来。

“你笑啥？”他被她笑愣。

“你抓到的是蝈蝈？”

“啊，蝈蝈。”

“你家的蝈蝈呀？”旋子止不住还笑道。

康国志对蝈蝈远没旋子懂。她认识三江地区所有蝈蝈品种，讲起来更是滔滔不绝。像什么草蝈蝈、铁蝈蝈、麦蝈蝈、豆蝈蝈……他争辩道：

“你说不是蝈蝈是什么呀？”

“是蝈蝈，但它不会叫。”

“是蝈蝈就会叫。”

旋子需要给同伴上一课，她说：“你捉到的是只山叫驴。”

“山叫驴？”

“是呀！”旋子讲解道，“它的屁股后长的是什么呀？”

“尾巴。”

“什么东西长尾巴？驴呀！”

康国志服气了，鸣叫的蝈蝈是不长尾巴的，翅膀中有两只镜片，抖动翅膀，摩擦镜片发出声音，就是蝈蝈的歌唱。

山叫驴长着三把刀状的尾巴，翅膀很短，没生镜片自然不会叫。

“六号，是这里吗？”侦察员常文清问。

康国志辨认一下，十几年的风剥雨蚀，城墙矮了许多。桑树也不见了，自然听不到蝈蝈叫，季节晚秋了，三江只剩下一种蝈蝈了——豆蝈蝈，豆子地里的蝈蝈。

“我们翻墙过去！”康国志说。